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十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一

宋 謝維新 撰

典禮門

典禮

禮經考索

禮果何物也非天降地出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自天尊地卑而禮行乎其

中唐虞聖人別之為節文也說者謂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之名也周人建官分職其見於大宗伯之所掌則

亦不外是五禮之目焉然唐虞聖人既謂之五禮矣又有所謂三禮焉何哉蓋三禮者特就於禮中而言

其祭天地人之三禮非於五禮之外又他有所謂三
禮者也然要之唐虞三代聖人之所謂禮則必有其
本焉本者何恭敬之心也其間或有損益之不同沿
革之或異所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不過儀文之
品式而已唐虞三代聖人遠矣春秋之間其散見於
列國之諸侯猶知有禮之本是以魯為秉禮之國其
間如齊晉鄭衛之君亦庶幾乎是禮焉猶秦楚吳越
號為夷狄爭相雄長夫子作春秋多以人書之蓋譏
其不知中國之禮也明矣戰國之際此禮蕩然故荀
卿氏作書拳拳於禮之本蓋欲返當時而復於王者
之制也秦人每事不師古始捨禮而用法故先王之
禮至是蕩盡惟其不知禮也是以罷封建裂井田開
阡陌大抵多求勝於古人不知唐虞三代之聖人以
禮立國者本無是事而秦人一切反之亦何有於先
王之禮哉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其視古人之禮為
何物唯賴叔孫通制為繇最之儀而一時君尊臣卑

之分稍有植立然漢人之禮終非古人之禮三國
各相鼎峙六朝分爲南北正統之論不明夷夏之分
雜糅所謂古人中於天地以立國者皆無矣縱有宗
廟郊祀之儀亦不過區區是禮之文耳尚何足與議
古人之禮耶唐人立國自太宗開門之內自有懿德
而此禮之本已撤矣先儒有言唐人大綱不正所謂
綱者正指禮而言也惟其初無父子兄弟之綱是以
終唐之世多受夷狄之禍雖其間有正觀顯慶之禮
又有開元之禮厥後又有杜佑參益二百篇之新禮
亦不過文爲制度之末曾何補於唐家之一代哉五
代天地閉塞不通之時固無暇責其所謂禮者惟我
本朝治體最純家法最正以仁立國以儒立教故太
祖即位之後未遑他務即其車馬臨幸親贊孔顏一
事觀之則其是禮之本隱然見於崇儒重道之中異
時見於劉溫叟之所上者皆其儀文之節目也爰自
繼世而後宮室禱祠之役興加以封禪之事天書之

說啟於王欽若之從說雖以輔臣如王旦寇準之徒亦不敢持異議厥後崇觀之際一變而為道教則降真延福玉清上清等宮相繼而起加以小人如蔡京無復矯枉過正中天之禍惟中國之禮不立推原其由萌集於王欽若濫觴於蔡京其罪有不可勝誅也中興立國江左當建紹之初每事草創雖未暇及於是禮然而撥亂反正中國之人心復有所宗主皆是禮相與扶持也又宜待如秦檜和議既成之後始定郊廟宮省之制備禮樂文物之具而後始謂之禮哉自是以來襲四宗之緝熙宣二祖之重光紀綱制度相為扶持自三百年以至于千萬世與天地同其久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嶽同其高與河海同其深皆於是禮之本

有信云

事類節文

禮之實——斯二者是也孟又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以為民防也記

粉澤

禮者理之緣飾禮漢書會通觀一以行其防範川有

有一見禮教之經緯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釋回禮

至也揚五百增去偽著誠一經也並記三禮典朕一注五禮天秩有

美質一有庸哉注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又修五禮注吉凶

軍賓嘉之禮並書又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

之禮以佐王建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

萬民百禮以洽一注謂大禮必簡曲禮敬又一禮一曰母不

千經禮三百儀禮儀禮三典禮見禮煩亂書禮謬於

帖白末節鋪筵席陳樽俎列蓬豆以升降虛名由三代

為禮者禮之一故有司掌之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
治出於二而禮樂為一唐禮樂志
白受采甘受和

忠信之人可繪後素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學禮記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一事一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禮之初其大也一始諸飲食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語

杯飲菁桴而土鼓猶若可禮之本林放問禮與其奢也
以致其敬於鬼神記禮運

寧儉喪與其禮之用子曰斯為美小小大由之語天澤履
易也寧戚語

上一下一君子雷天壯以非禮勿履並易駒犢從問或
以辨上下定民志

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一馬以禮曰嬰犢子嬰
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

父母之懿禽獸無鵲鵲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
也楊子禽獸無一今人而一禮雖能言不亦禽獸

之心乎大惟一一一禮故父子聚應是故聖人作
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記曲禮聖人

不取

法始乎伏羲而咸乎堯匪伏匪
堯禮義有有一一一也揚子

大道既隱

今一一一

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大人世及以為禮記

文獻不足

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證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

損益可知

子曰張問十世
可知也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一一一也周因於殷禮所

伯夷降典

一一一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書

周公作儀

禮十三篇敬以

行禮

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與也不
敬則禮不行左

儉而用禮

蟋蟀刺晉昭公也儉不中禮
故作詩以閑之欲其及時以

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昭公知禮

深思遠一乃有先舜之遺風焉詩陳司敗問一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管仲知禮子曰

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一曰管仲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文仲安知子曰臧

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文仲安知子曰臧於與注時人以為祭大仲乃燔柴記晏子焉知曰晏

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

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遺車七乘大夫五介遺車五乘一禮記老子絕滅及一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

孔子嬉戲

陳俎豆設禮容史

周禮不棄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一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一所以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

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云云霸王之器也左

周禮盡在

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一一一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

退而學禮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

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它日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一一一語

事

之學禮

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荀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禮於是粥於是糊

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一一而一一焉以定其位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是以有禮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僖子可則效已矣左

是以有禮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一
動作一一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是乎有禮成十二年
也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晉郤至如
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馬郤至將
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于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眎之以
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
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
禍之大者其何福之有世之治也諸侯問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云云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
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左

不可謂禮

昭公如晉自郊
勞至於贈賄無

夫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
知對曰是儀也————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无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奸大國之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
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左

問

何謂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對曰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
用其五行氣為五味散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
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厲
力行務以治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
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文志哀有哭泣樂
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
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左叔孫繇子百餘人為一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

令同錄藏於曹褒尺簡寫於二一四十一依舊典雜以

五經識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禮冠擢褒為右散騎後張酺張敏等

奏褒擅制漢禮破聖術宜加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謝曰未遑賈誼欲為大

易服色定禮樂而謙遜謝之一其事猶多闕漢丞

後大臣絳灌之屬壞之其議遂寢本傳百王

之弊高祖撥亂反正大景務在養民至二禮兼行唐初

子稽古禮文之一一馬大帝贊即用

隋禮至太宗時房玄齡魏徵等因禮增修是為正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杜正倫等增修之是為顯慶禮其

文雜以武令而李義府許敬宗方得幸多布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中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七

高宗世有正觀

五禮始備

明皇開元中詔徐堅李銳等撰述歷年未就至肅高王仲

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

唐六典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

四曰嘉禮其儀一十有五知皇帝號太宗宴羣臣積翠池

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一知朝廷尊肅宗於靈

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起元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

語譁縱勉勅其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一一之

草上其儀杜鴻漸至靈武與柳冕等勸肅宗即皇帝位

城南先一日草具其儀上之草具其儀李吉甫正元初為太常博士

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
元感練治武后時已郊遂

詔王一韋叔夏一德宗稱善
盈孫折衷殷盈孫時喪亂後制度

儀具衆推其一一
馬一崇敬多識歸治禮家
咸得其正許孟容有禮

常得未聞王方慶善禮學嘗就徐堅質杜佑通典

劉扶撫百家伴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

過劉向而杜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

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加
劉岳書儀五代為太常

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一兩

春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

而端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

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博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士臨頻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其婚禮親迎有
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倅

周官法

詳見前注

號周禮庫

李涪博學禮樂之事人多咨之——為——

開寶通

禮

本朝太祖開寶四年上命劉溫叟李昉盧多遜賈黃中以本朝沿革制度廣成一書號曰一一一藏之

祥符儀注

真宗——三年頒州縣奠
文宣廟——并祭器圖

慶厯禮儀

仁宗
慶厯

四年上新修太常禮四十
三卷——六十三卷

治平禮書

英宗 一一二年 歐陽修 已編纂禮書

成百卷詔以太
常因革禮為名
一代制度

修儀禮之

四年同知吳育言
故事類例不一請

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
制度為一一一從之

五禮新儀

徽宗政和八年御筆禮止邪於未形

先王作儀以範民而教之中其意微矣
推行未臻厥成可依所奏今諸路監司因部考察歲擇

一二以間當議賞禮以義起
大觀二年詔一緣人情一

罰以勸忠厚之俗
俗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
禮之用大
孝宗乾道五年故

其所以為法之意而已
禮之用大
銓進對恭聞聖訓

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欲平治天下捨
禮何以哉上曰朕記曾與卿說一一甚一
王臨川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
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

荀卿盛稱其法度即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不為偽也亦
鳥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

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是以
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

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誣其驕傲之
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

為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大民之於此豈皆有樂
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

却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生而能者也故必制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負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却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无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

天下之物吾司馬公通鑑論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

蓋未之見也

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

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

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

雖有絕倫之禮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

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

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

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

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

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

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

嘗不倦倦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

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

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而二子

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應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棘棘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

以言之昔晉文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

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復為諸侯者社稷无不泯絕生民之類靡滅幾盡豈不哀哉

詩集方知皇帝

終藉叔孫禮
一尊唐太宗

焉知禮法

阮籍
一疏杜

酬嚴公詩

草具一王儀

先王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為兩生皆不欲
一一一一一羣豪果

知蕭黃金既偏賜短衣亦已請儒術自此彫何為反初服王荆公詠叔孫通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

宋 謝維新 撰

典禮門

元會

附冬至日 五月一日

禮經考索

元會正月一日朝賀禮也其來古矣歷代不廢國朝東都全盛固嘗行之中興後僅

一行而止視舊儀損三之一云冬至日與五月一日朝會亦不可不攷

事類輯瑞

舜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云云
詢岳 月正元
一注 敘公侯伯子男之瑞
日舜格

于太祖一十四一關四門明
四日達四聰咨十有二牧
覲羣牧
岳一
班瑞于羣

后注蓋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
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率百官
禹正月朔且受命于

神宗一
若帝之初
奉嗣王
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

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
年服闋踰月即吉服並書
十月朝
叔孫通與弟子微

習之月餘會一諸侯一
帝輦出房闥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尊也注高帝初用

秦建亥為歲首
故於十月為元
三朝會
後漢春一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脩萬國之

貢珍班
西都賦
日蝕在一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

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而從之遂朝會日亦不舛邵由

此顯天青將至晉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永輔政寫劉邵議

以示八坐於是蔡謨著議非之曰云云問一一行

禮璧入拜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關禁衛皆嚴大階束置白獸樽羣臣及諸

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

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而書騎引計吏郡

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今

陳便宜者聽詣白獸詔書宣示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雖黃

塗飾上寫一一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

史太守安不及穀價苗麥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

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亦以勞諸上計正會日

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

門宣詔一郡一勞訖付紙遣陳上宜字有脫誤者

呼起席後立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

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跡才

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叙並隋書受羣臣

賀

皇帝元正一朝一而會前一日尚舍設御幄于

太極殿有司設羣臣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展縣置

按陳車輿又設解劍席於縣西北橫街之南其日將士

填諸街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及陳於殿庭羣官就位侍

中版奏請中嚴諸將衛之官諸閣奉迎元置者入就位

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

御輿出自西方即御座南向符寶置于前公主以下及

諸客使等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皆再拜上

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跪解劍置于席升當御座前北面

跪賀稱某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維新伏惟開元神

武皇帝與天同休乃降階詣席跪佩劍俛伏興納履復
位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初羣
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為一案俟於右延明
門外給事中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戶部以諸州
貢物陳於太極門東禮部以諸蕃貢物可執者蕃客執
入就位其餘陳於明堂前上公已賀中書令奏諸六表
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神瑞於案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
戶部尚書進詣階前跪進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
物請付所司承制退稱制曰可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
跪奏稱禮部尚書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承制退稱
制曰可大府帥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
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
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降坐御與
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間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
出於至不奏祥瑞無
諸方表唐禮樂志

百官上壽

大朝會紹興十二年十
月詔來歲舉行之王望

之為禮部侍郎言排辦不及靖竢來年冬至既而不果
十五年正月朔旦乃克行用黃麾仗三十三百五十人
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時無大慶殿遂權於崇政殿行
之以殿狹輦出房不鳴鞭它如故事是日設宮果樂百
官朝服上壽如儀自
是一行而止雜記

五月一日歐陽公帖

修啟信宿為況清佳前日賁奉笑
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

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
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
得是開元禮後方有畧與批示其時為幸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仔細

冬至日朱文公語錄

見衣服門
涼衫類注

詩集淑景輝雕輦

魏證奉和正日臨朝詩
高旌揚翠煙

近臣有虛

位

天星牢落難嗟僕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何之會朝元王元不至受命上宰須

及期侍從————公今此去歸何時韓愈天星送揚疑郎中賀正

入閣

禮經考索

閣殿側小門也皇帝不御前殿而坐便殿於是乎始有入閣之儀其議蓋用隻日常

朝喚正衙黃麾仗自東西閣門而入凡百官俟朝於正衙者皆隨之而入也前古所未聞實自唐人始焉但衙正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禮殺或者不辨而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則失唐人之本意矣

事類入閣議

唐太宗以上——

誅注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通鑑

入閣門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

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
史十人一一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
泰詔告長孫无忌謀**朔望入**唐僖宗自乾符後國亂禮
反上立命斬之同上**朔望入**唐僖宗自乾符後國亂禮
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一一間有仗其後習見
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
五代唐明**五日入**五代唐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一一
宗而復隨宰相一一見於內殿謂之起居李
琪言非唐故事請罷五**多御崇元**本朝景祐元年李淑
日起居而復朔望入言唐寶曆之後嘗以
月朔御紫宸殿行入閣儀後雖五代倣擾猶或不廢弛
及本朝太祖五行其禮一一殿備殿中金吾諸仗
設侍制侯對官崇元殿即今之大安殿也乾德之後改
御大明殿即今之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儀
就文德殿庭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繪圖儀講
習藏之禁閤茲禮之廢向踰三紀願因盛時修起之**詔**

行文德

太宗淳化二年上以入閣舊圖禮容不備命楊徽之等詳定儀注十二月丙寅一其禮於一

殿張洎上疏曰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

夷君長試制策舉人之殿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唐為上閣乃隻日常朝之殿前代謂之入閣儀注

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契勘畢喚仗節自東西間門入故謂之入閣今與

論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无謂也仍請準舊儀侍從先入起居畢分行立於丹墀下謂之蛾眉班然

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合於禮行入閣儀太宗淳化三年夏五月朔一

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大簡罷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例也罷

入閣儀

神宗熙寧三年一一王珪等言入閣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中省

細仗唐宣政殿即今大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門所載入閤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又初沿唐政事百官日赴大德殿宰臣押班謂之常朝休假三日以上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梅行宰臣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大德殿謂之過正衙元豐四年冬侍御史知雜蒲中行言今垂拱四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御常朝仍復不廢極為舛謬甚至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入閤本意仁宗寶元二年上於申請欲乞罷去詔從之嘗論及唐人入閤儀宋庠言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常受朝之儀也今欲求一一即湏先立仗於大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

若今假日御崇入閣遺制劉原父駁五代李琪凡五日政廷和殿是也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

明殿前殿也反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歐陽公帖入

之禮起自何年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閣

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修啓啓

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昭

問此一事也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昭

宗朝誤終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閣

本制也今乃入閣却御前殿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起起

居而廢正衙舍元大殿宣政常朝廷英便殿前殿殿

入閣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不合詳之之

詩集爐煙起

寒生千門裏日照雙闕間禁旅下成列應

物香風轉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飄合

報天頗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
會送夔龍集鳳池杜紫宸殿退朝口號

燕饗

禮經考索

燕饗君臣俱有之禮也然饗以訓恭儉宴

不飲穀乾而不食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
俎焉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而然乎古者
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禮又所以成其政也然
又不能無隆殺之辨上公三饗三燕侯伯三饗再燕
子男一饗一燕上下如是亦豈混然無等哉設或有
故不親饗燕之禮則各以其弊致之亦所以見將意
以致敬者不可廢也然燕饗之大槩不可以不知
也唐虞夏商遠矣無所考證周人郁郁乎文其禮備
載於周官之書者可覆也及周之衰此禮浸失秦漢
而降間亦行焉然非復古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

待下有欲無泰漢衰世之夫有成周盛時之
得相與繼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有足觀歟

事類燕行

君子有酒嘉燕笑
賓式一以燕笑
有譽處兮詩
昭德夫享

也左有容
事禮一色語
鍾鼓朝饗之詩
殷脩諸侯為賓大

已矣饗禮
食一之非
宴毛齒也並書
序鈞臺夏啟有

享瑶池
周穆王舉觴為一
燕羣臣鹿鳴
一嘉賓

幣帛篚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燕諸侯
湛露天子一也
湛湛露斯燕

朋友
伐木一故舊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 燕兄弟 棠棣 道故作棠棣馬云並詩 享命宥 一號公

朝王王 醴 一 一 皆賜 享備物 王使周公問來聘 一 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 有 一 白黑形鹽辭

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則有脩物之享以象其 享 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九獻 楚子入 一 于鄭 一 庭實旅百加 享三獻 季孫宿 如晉晉

侯享之有加 籩武子曰得貺不過 一 一 今豆有加下臣 不堪无乃戾也 固請徹 加然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晉士會 周定王享 一 一 厚襄公相禮敬 燕武子私問 其故王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醴薦宴有折

祖公當宴卿室 趙文子 宋人享 一 一 司 臣侍宴 晉靈 宴王室之禮也 馬置折祖禮也 公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明 朝加宴 介葛盧來 一 禮之 曰 一 一 君 一 過三爵非禮也 一 一 好注宴宴禮

也好好貨也宴有好
貨宴飲以貨為好在
公賦湛露
衛甯子來聘一與之宴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
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公賦蓼蕭
宋華定來聘一享之

知賦昭子曰必亡宴語
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賦以大禮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

備樂
具是棄禮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

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攝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一一也若其不

具用執裨也用執裨君辱棄禮名惡于盂圖之
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武伯為

祝
公宴於丘梧
杜蕢入寢
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

一祝上壽酒左
一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北而飲
平公問之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斯又杜蕢洗而揚

解公曰如我死則必无
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
文侯觴政魏公乘不仁為一
酒

朱虛酒令

漢諸呂用事朱虛侯章入侍而右燕飲令章
為酒吏章曰臣將擅也請以軍法行酒酒酣

諸呂一人亡酒章拔劍斬之還白
項莊舞劍羽為鴻門

之會酒酣以身翼蔽沛公高祖擊筑
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高祖擊筑
軍士酒酣上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未央宮宴九

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
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
長樂宮宴高帝悉去秦儀
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法為簡易羣臣

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
為縣巖野外習之會一一成諸侯羣臣朝乃令羣臣

隸習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諠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

帝之賜宴月池張復嗣太宗賜宴集賢張說後貴也

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賜宴曲江李栖筠故事百

優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元日大饗盧鈞守太子太師帝

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洪暢舉朝咨歎先時大饗劉琰進宣武節度使

壯士千人被鍾擁于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六品下坐宋璟有大節嘗宴朝

階一居一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可和是時朝廷以易之弟

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卿之云

碁喪弗

預

王友慶嘗以功未畢一享宴

宴麟德殿

張茂昭名

宴廣達樓

王君奭破吐蕃以其功遠大將軍凱旋明皇一君奭及
夏於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大夫

宴蒲萄園

李適為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夏一賜朱櫻

宴同明

殿

中宗立廬陵齊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
及太子還武后召澣一論曰朕母子如初卿

預有傲宴私第

封敕為太常卿始視事庭設九部樂一一為御史所劾

賜宴禁

中

鄭高緯還給事中會一一為天子擊毬至
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

宴回源

亭

東平太守蘇源明天寶中僕陽魯郡等太守會一于
一一自曰源起廣洎左拂蠶尾右遶吳山酣燕而

歌因命沂小洞庭遂作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宴白鹿觀

題四韻後罰三杯
御詩序人

宣觀滿飲

太祖大宴而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得損得些陳設

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而中作

樂一——盡歡

不許諠譁

本朝真宗景德二年詔朝會陳儀衣冠就列自今宴

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告示各令端肅——連

者殿上委大夫中丞采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

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

私禮者委閤門彈奏軍員今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

人提轄仍令閤門宣徽使優人入戲

仁宗朝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

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優人入戲

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頭出於不意

多荒惡者中坐——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

仆於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

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今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范蜀公東齋遺事

中使附耳

冠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甚惟李宗

諤嘗於門扉下好出得馬而走後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王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

從門扉下出金坡遺事

杜門讀書

晏殊當朝廷春宴

東宮

食餌不情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罍盛釣一置几上安石一之盡

明日上謂軍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鉤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一也聞見錄

柳子厚序飲

置小丘一日鋤理二日蕩滌逆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

置監吏而令曰當飲者舉壽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炫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

沈者飲如壽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

而遊乃得无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華生國南者
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洗獨三飲衆乃大笑歡甚余病
瘥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
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
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褻褻以為達者有
資綠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邀而為密者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先叫號而極不袒湯而
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邀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
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詩集瑶席

九夷蓮一五狄
列瓊蓮唐太宗

瓊筵

玉笋飛千日一薦
八珍張說又見上

酒聖

天大懸瑞色一
一泛華危張說

醉侯

它年謁帝言何事請贈
劉伶作一皮日休

會稽

四方朝玉帛千
品一祝一張說

傾盃

一更為壽深危
適酬賓本後主

鄉飲酒

禮經考索

天下有達尊三而鄉黨之齒居其一此鄉飲酒之禮所由起也記曰五帝憲五王有

乞言乞言之禮見於詩所謂洗爵奠斚者即飲酒之禮也然是禮特見於國未見行於鄉耳鄉飲酒之義其於鄉以序齒也歟是禮也莫備於記禮之所載故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與水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者君子所以相接也賓主象天地介俱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三日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四侍所以明尊也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養老也此三代之遺制也秦人焚書坑儒漢以來此禮間闕間亦有時以行之焉如後漢晉隋等志亦備載於斯禮至唐而古禮愈詳焉本朝乘五代

之弊當天下昇平之時多詔天下以講行此禮南渡
中興之後庶事雖草創而於鄉飲之儀亦不敢廢豈
不以尊尊老老人心之所同不如是
則無以示天下入孝出弟之教也耶

事類殺羔

朋酒斯饗曰一一羊躋彼公堂

烹狗

東方祖

陽氣之發於東
方記鄉飲酒義

以陽禮

大司徒一一一教讓則民不
爭注陽禮鄉射飲酒之禮禮養

陽氣

凡飲一一記

吾觀鄉

孔子曰一一於一然
後知王道之易易也

先酌鄉

鄉人

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
兄酌則誰先曰一一一人孟

主人戒

鄉飲酒禮主人就
先坐而謀賓介一

一一賓賓拜辱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明日賓服鄉服拜
賜注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卿大夫飲之朝服也儀

禮杖者出

鄉人飲酒一一斯出矣語

接以義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
西南而盛於西北此

天地之尊嚴義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接以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一人一故坐西北

仁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仁氣也主人者一一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

南而坐俱於東
北以輔主人也
貴賤別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主人
拜賓——之義——矣並記又主

人遠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拜
賓及介而衆賓自入一一之義一矣儀禮
隆殺辨獻酬
辨讓

之節繁坐祭立飲不酢而降——之義——矣孔又三揖至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

于衆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一一之義一矣儀禮

在泮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一一

永錫難老詩
酒既飲旨酒
還沛置
高祖破布
留一酒沛宮
雉

蜚集 漢成帝鴻嘉元年行鄉飲酒禮有——于庭伏湛奏後——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于學校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臨辟雍
行鄉飲酒禮行

禮詔天下

唐太宗正觀六年
行鄉飲酒禮
親率長幼
太宗正觀六年
詔曰比年

豐稔閭里无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
宴是耽耽危身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

弊俗可先錄鄉飲酒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
官依禮行之庶乎時尚康恥人知敬讓
調

習雅聲

元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州牧
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策經籍所教者返古

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
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切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

日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
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

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萬物遂性
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

調習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仍付笙芋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一州次造習每人皆知勸年各備禮儀難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人皆知勸李栖筠為常州刺史為鄉飲時以為迂五代李愚守左酒禮登歌降飲———碩鄉飲儀本朝高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請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其間不用黃直卿習儀序解見卿里門

耕藉

禮經考索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耕藉之禮所不可廢也然是禮也自唐虞以至于夏

商則罕見於經惟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於詩莫備於記禮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即秦人之禮也晉魏承秦漢之後其他事多失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墜焉良以國以農為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耒而趨乎本歟六朝之際此禮尤重隋唐因之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此禮泯沒而不載至我國朝以恭儉禮下以仁厚撫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相承獨以藉田之禮為先務焉中興議和之後禮樂文物具舉而藉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而不可廢也邪

事類南郊

天子親耕於一以共齊盛

東郊

諸侯耕於一亦以供

布農事命田

一撥

王耕一公卿大夫以次耕庶人終千畝國語

三推

孟春天子乃以

鉤盾——在未央宮中本紀

執耜

後明帝詔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注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以供上

帝之梁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田言親自蹈履

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皇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親

來——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大夫十二士庶人終

載耒

順帝即位不行籍田祭天地宗廟以為梁盛本紀

不籍千畝辛有先戎之患終損中興之名臣聞先王制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叶風之應王

即齋宮飡禮——誠重之也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後黃瓊傳

修制

晉武帝詔近世

耕籍有慕古之名元供祀勸農之實今——千畝之議禮

——當與羣公卿士躬稼耨之艱難帥先天下本紀議禮唐初為帝社亦曰籍田壇正觀二年太宗將親耕孔穎達——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南令帝

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畜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
招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于東郊唐

禮樂 草儀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 吉亥 皇帝孟春
志 月籍田常公廟一具其一 享先

農逆以耕籍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亦於壇東西向望座
位於壇西南北向從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
者居後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又設御耕籍位
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西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
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北上介公卿公於御位西南
向北上尚舍設御采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
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
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乃以耕根車載耜耜耜耜耜耜
皇帝乘車自行車降大次乘黃令以來耜耜耜耜耜耜
執之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
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農耜令進耜耜耜耜耜
解耜出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耜

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五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康穢人令復耒耜於韜執以其復位皇帝耕止還入自南門出內禮東門入太次太常卿帥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為壽唐乙亥元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一耕籍田大赦禮志乙亥耆老百歲以上朕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六十以上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勲爵伍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醵三日本紀躬耕盡畝唐明皇開元二十三年親祀神農釋後入壇肅宗乾元於東郊配以勾芒遠一一一

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一一而耕復一一逆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耒耜躬九推焉耕復

數步本朝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煩為限復

耕數耕十二步仁宗明道二年行籍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

以古禮為式願終

擇日有事

太宗雍熙四年詔維燭

乃一而止
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三推宜舉於舊章
百代永垂於信史其以來年正月一子東郊因

時展采

仁宗明道元年詔今紹述神宗之成憲舉先穡
之精祠中命攸司一朕取來年二月擇

日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
廟來年冬更不行南郊之禮
躬推黛耜
太宗雍熙五

振前王之闕典修耕籍之盛儀載陟青壇肅事接神之
禮一用恢教本之風寧惟奉春祐於乾坤衆以

備築盛於宗廟可大故天下
改雍熙五年為端拱元年
祀農壇
仁宗明道三年

遺事述端拱之舊章一親臨帝籍公卿執耒
而陪侍人士側肩而聳觀予以荷靈休予以勸力耨中

置神農

神宗元豐二年禮官奏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
倉命既廢去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

徙先農壇於其中——於東本欲終畝高宗紹興十

籍田頒詔書于郡縣十六年宰相奏曰陛下耕籍過三

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以卿累奏而止

張衡東都賦農祥辰正土膏肱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

畝供禘郊之案盛必致思乎勤已潘安仁藉田賦伊晉

北人勸於疆場威懋力以耘耔乃使旬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墮宮掌舍設柅青壇蔚

其嶽立兮翠幕然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

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漱水遐阡繩

直通陌如矢總指服于綵輶兮紺轅綴於黛輶儼儲駕

於廬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

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萸萸兮接游車之轉轉微風生

於輕幘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

次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卷七

廟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
魚麗屬車鱗萃閭闔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東
轡后妃獻種陸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罕壺掌升降之
節宮正掌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銜牙鉞鎗
綃紕綷繅金根照耀以洞晃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表朱
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睥以發揮兮方絲紛其
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釵入藥雲罕騰藹蕭管嘲
嗒以啾嘈兮鼓鞀鞀隱以砰礚荀虛疑以軒翥兮洪鍾
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座驚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頽以
灼灼兮碧色肅其半竿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
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揭游場染屨洪縻
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
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頌賦而
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蹕蹕踵側肩倚裳連袂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弱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
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

靡推賢而常勸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
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
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
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
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徙望歲以
旬畢三季之哀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懷
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宏
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克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
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宅蕭
茅天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平登而
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
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
其或繼之者鮮矣希矣逮我皇晉寶光斯道儀刑乎于
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
播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句畿薄株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
萬方以祗稱我公田實及我私我蓋斯盛我蓋斯齊我
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
史正辭神祇攸歆遠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詩集躬帝籍

蒼玉臨珪璧青壇一見從籍田應衡陽王教詩
衡均百辟張正

脩政典

帝籍一也躬耕以勤農馬帝籍于郊典儀具
陳務農以利躬耕以勤勤祀在誠匪勤于人訓

農以實匪訓以文帝慎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
庶民千畝有制飭哉惟寅帝齊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
髮族立而議生我艱難暴亂以繼耳聽金鼓目押戎器
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
為和醉尹師魯
皇惟帝籍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

宋 謝維新 撰

祭祀門

郊祭

附南北二郊分合

禮經考索

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祀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祀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祀祖考所

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也自今觀之祭莫大於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是以包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封禪天地少昊戴時以象天顓帝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高辛順天之義克命羲和敬順昊天至舜
始肆類于上帝郊祭所從來尚矣蓋以天地以王者
為主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在國之郊亦曰聖王
之居皇天所觀視故也然是祭也本惟於即位之初
而行此禮亦不欲數也何後世則有三歲或一歲而
數行焉本惟以天子之尊而行此禮示不可僭也何
後世固有諸侯而僭用焉本惟主於尊上帝而行此
禮示不可泛也何後世則有變上帝而為六天之說
分南郊而北郊之議焉由是古人郊祀之禮漠然無
定據矣蓋至於我國朝郊祀之禮至元祐而始定設
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
七百七十有一焉仍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
七年例施行迨南渡紹興始克行之迨今未有改也
然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數則煩煩則不敬疏則怠怠
則又忘三歲一郊守為常典未為不可也而今也惟
天子即位則始親郊焉至於三歲之久則間惟舉明

堂之典毋乃失之疏乎或者曰郊之費倍於明堂故郊不欲間行也然豈知祖宗自有故事由事神賞軍之外一切從儉自宜大有咸省苟從省約則三歲一行何不可之有惟省約之未能焉此郊祭所以為希闊之典歟雖然聖人此心與天為一不以郊祭之數而此敬為之克存亦不以郊祭之疏而此敬為之築亡也惟於即位之初一見天地而三年之久間修明堂配天配帝不䟽不數揆之以古人之禮時中之義殆庶幾焉

事類殷薦

上帝易肆類

上帝書

昭事

上帝對越

天並詩

在

報天

大

埽地

於其質也

天道

明郊所以

天位

先王祭帝

定也

用擯

郊之祭也

牲用騂尚

用騂

凡陽祀

牲

辛

決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二

日郊之用車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陽位兆於南郊就

燔柴壇祭天也張羶郊以禘祀之田燭祀坤反道鄉為

聽上注謂郊祀也越紼有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子

月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

有事也寅月建一用夏正注象天地器用陶匏以象日月郊

祭也迎長至之日也注則天數王被袞以象天冕璪十

特舞雲門天禮大司樂事上帝亦越文王武王旅上帝

周祀上帝大宗伯禮祀祈農事襄十七年夏四月卜

禮昊天祀上帝昊天祈農事郊不從乃免牲孟獻

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也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左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卜不從四郊一非禮也左望非禮

不郊而一皆一三年一泰始皇尊雍四時上帝一
也又見上文左郊常以十月一郊自

始皇三歲一漢武帝初至雍郊見增五時漢文帝一雍
始五時後常一郊增五時漢文帝一夏四月

郊祀上帝始復五時成帝罷甘泉諸時後又詔下詔
見雍郊見復五時甘泉泰時雍一復親郊

議漢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上乃一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有司議宣帝本始二年詔一曰往者朕
下本紀郊見上帝西祭隴首獲白麟以饋宗

廟見羣鶴

武帝後元元年詔朕見上帝巡于北邊

獲白

麟

見前

神光集

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一降一紫殿

精氣感

天郊饗神歌整

泰壇禮皇神一青雲晉音樂志燎芳薪紫壇遊冠

正火德

光武建武二年立郊

兆於城南因火數

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色皆赤注郊去邑七里

一也後除帝座

晉武帝泰始二年南郊祀志

歲二郊

梁陳以降皆追於隋

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天監二年吳操之故報傳云啟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何終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歲自晉太始二年並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裡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貞

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啟蟄在一郊壇分為二祭自是歲一郊其南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為祈穀隋禮儀志

郊則一玉帛載升

郊門十乘按轡萬騎雲屯藉茅无咎

掃地惟尊

籩豆有數

祀昊天上帝於員丘尊壺玉幣一盞盞一唐志

太后謝

况唐則天臨朝武承嗣偽款洛水石導使為帝遣雍人唐司泰獻之后號為賽國於是祀人又上瑞石

乃郊上皇后亞獻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憚建言一為一褚无量與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因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若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故后不得預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又內宰太皇太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无裸知此乃宗廟

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為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事未

代蹟神事不經為郊祀錄正元中太常禮院修撰五經見不可為法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

其工歌祀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上南郊賦徐彦伯移蒲之序州以近畿會

郊祭一篇孔氏帖昭謝上玄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祇見九廟仲報

上帝至道元年正月十日南郊詔昨頒詔旨將奉郊丘取來歲之仲春屏去葦

姑真宗祥符一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祀皆一更制

葉枯仁宗慶歷十年太常言奉祠郊恭上帝號真宗大

九年用來年正月一日上玉皇號有爭南郊恭謝禮詔祕國中錫靈被洪均式瞻霄極之尊虔上帝真之號來

歲元日適協上帝舉冠絕未行之事報高明洪覆之恩
謹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一

玉皇大天一聖一又謹以正月十
一日有事于南郊行恭謝之禮
哀對明靈
仁宗慶歷四年南郊

御札六款洵丘祇見上帝懷
間六聖之裕一一一之臻
款見道祖
皇祐五年款自合宮之迄饗即

陽土以系誠申命攸司詳稽舊典卜日南之長晷祀上
帝之圖丘前詔諸儒考正雅樂率前期而戒誓復先甲

而潔齊欽翼祕宮一一於一一恭優在廟永念於
前人紫營未除赤霄在望蒼璧既奠朱燎以升
燔燎

泰壇
英宗治平二年款就陽國郊肇種吉土振古盛節本朝上儀因黃宮之氣萌迨南極之景至躬執圭

幣潔修築盛裸薦清廟之庭一一之地於時祥晏
溫大圓精粹和氣充塞積賸肅清茲皆諸神受祀於懷

柔有美卷
步配烈祖
神宗元豐六年南郊制奉壺以款真宇裸坐以享宗祫齋戒乎端誠

之宮清肅乎禮神之園——對侑吳宮維太常之
存備金玉之駕通指大主以為國之綴迺服大裘以傲
古之文欽崇之燎四施燭燭太一圓鍾之樂六
變綴繹崇丘孝奏而日月光靈游而風馬下
對佑昊

穹

徽宗大觀四年南郊改元制乘景至之熙辰備星陳
之法駕裸獻清廟初燭饌以揭虔謁款紫壇遂欽柴

而展米推本烈祖——
表潔純犧薦誠蒼玉
乾端澄霽
哲宗元符元年南

祠先嚴蒼昊之饗乘一陽之復習三歲之常即路寢以
齋居至珠庭而朝獻廣杜肆祀於假廟以詔虔欽柴宗
祈遂升壇而款謁配侑烈祖對越明神樂成繹純禮敬
初備於時——冬序晏溫靈星嘉虞精意昭格

雲物晏溫

元祐七年十一月一日冬至合祭天地于圓
丘是日五鼓輦詣壇外壇百官准詔不回班

自小次歷午陞外壇不設茵褥稽首跪奠致誠極恭夜
月澄典——比還御按肆赦終日和煥翌日時雪

如期云云又見後合祭並長編

宿齋如望

高宗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

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

致齋而

雪

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初上
杲日麗空至郊夕則徹陰登壇即霽而台星明見

不

事華麗

紹興十三年有司檢舉將來大禮依舊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一一一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

天之

並從省約

孝宗隆興三年詔曰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毋至煩勞

仰見祀天之誠養民之心朕遵皇祖之典崇儉德而戒勞民除事神賞軍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賞一一一

並
聖政

分饗丘園方

凡樂聞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竽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

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國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

城南北
天郊在長安——地郊在長安城——
所屬掌治壇墠郊宮四時供張以奉

隋音樂志

祀郊
武帝定

天形就陽位也祀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取象

象地形就
陰位也

成帝徙

一 一 泰畤后土于京師始祀上帝
于長安南郊祀后土於長安北郊並

三輔
黃圖
康衡議

立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八方五帝之

壇周環其下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米刻鏤黼黻之飾及玉女
石壇仙人祠瘞驚輅駢騎寓託焉臣聞郊壇饗帝之誼
埽地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難備

庶物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其紫殿飾女桓譚奏將

樂駕輅駢騎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備本傳

軍王商等以為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宜徙就正

陽太陰之處於是——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

世基天子高帝配先武建武元年即位于鄴祭告天地

從之本傳高帝配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二年正月初

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

重營皆紫以象紫宮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食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青帝

赤帝共用犢一白帝黑帝共用犢一日月北斗共用牛

一四營羣神共用牛四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

雲翹育命舞既送神犢俎高后配三十二年初營北郊

實於壇南已地後祭祀志高后配雒陽城北四里為方

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

后配西南北上皆在壇上中獄在未四獄各在其方中

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地祇高后用力
饋各一五嶽共牛一四海共牛一奏樂如南郊同上力

登歌

隋國丘在國南七里每歲冬至祀昊天玉帝方丘
在國陰六里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其郊舞

奏林鍾取陰始

用夏正

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
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

化也一有

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
二郊同詔更詳議山賓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

始同於此日二郊為先并請迎五
帝於郊并以始祖配享隋禮儀志**武德祭**唐武德中冬
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

祈穀祀感生帝于南郊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
開元祠

玄宗自東都將還西京幸并州至十一月
親一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

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四請
唯舊事事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祀后土睢

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
馮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
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慤唐
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有司刊石于祠所並唐禮樂
志

合祭則天親饗

古者祭天於國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

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鹽瘞坎樂
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萬歲元年

——南郊始
合祭天地

睿宗有事

——即位將——於南郊賈曾議
曰云云三輔故事祭於國丘上

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褚无量郭山憚等皆
以曾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議寢

開元合祭

元宗定——禮天寶元年——天地于
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並唐禮樂志

乾德

合祭

本朝一元年一將升壇有司共黃得
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去之
皇祐合

祛

仁宗一五年南郊御禮云大四時常禮成在有司
三歲親祠敢稽舊典迪惟孔聖光施沖人復執牲宣

以事郊廟云云一一天地並祐祖宗庶幾告誠豈曰能
饗惟時上帝賜朕有年至欲裸嘗酒於世室進純犧於

泰時因以昭孝範俗延祚熙寧合祀神宗一元年制
庶民敢憚必躬以昭大報

祛一於本建隆章哲宗元祐七年南郊制念嘗再饗乎
柔祗

一之舊一復奉熙寧之故實執宅以裸太室奠
玉以合兩儀嚴烈祖以配天洽百神而承宇依元祐

例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
藝之文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一七年一罷禮部集

議按元祐七年彭汝礪言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圜丘

用夏至也而用冬至何以異也是致饗穹祇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南郊改元崇寧制奉神考初行之志紹聖中議之

丈將歲事於皇祇先致享於穹昊云云樸清廟以肅將

款圓壇而拜享蒼璧既奠紫壇其升乾象粹合祭天地

精虛心嘉嚮和氣洋溢景光陸離並長編

高宗紹興十三年初謁景靈宮揚子雲甘泉宮賦惟漢

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通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

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璧壘兮樹夔魑而扶獠狂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轡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

東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

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帥兩陰閉霅然陽開流星

旄以電煬兮威翠蓋而驚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

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

之崆峒兮超紆誦之清澄登椽藥而軀大門兮馳閭闔
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大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於是
大夏雲謁波詭推唯而成觀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
之璘璠金人伋伋其承鍾庚兮嵌巖巖其龍鱗配帝宮
之懸圃兮象太一之威神洪臺岷其獨出兮檄北極之
嶸嶸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袂振雷鬱律於
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左攬搶而右玄冥兮前燥闕而
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湧醴汨以生川覽樛流於高
光兮溶彷徨於西青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
飛輦兮神漠漠而扶傾閑閑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
曳紅彩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於是天子穆然珍
臺間館璇題王英螭蛸螭渡之中澄心清魂儲精垂恩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靡辟蒞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吸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園登乎
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陳衆軍於
東阬兮肆玉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

而上迴攬道德之精剛兮倖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崇
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一舉洪順樹靈旗樵蒸焜上配
藜四施盼璽豐融懿懿芬芬續暗霽兮降清壇瑞穰穰
兮委如山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
協兮萬國諧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霽霈于胥
德兮麗萬世胤曰崇崇國丘隆隱天兮登降薊苑單塔
垣兮增宮參差駢岷峨兮岭嶸嶸岫洞无涯兮上天之
渾杳旭升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祗郊裡神所依兮
徘徊招搖靈棲遊兮輝光眩曜兮顏延年郊祀歌黃歲寶
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帝祖炳海表岱系唐宵楚靈監睿文民屬睿武奄受敷
錫宅中拓字亘地稱皇整天作主月竄來賓日際奉土
開元首正灑人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控在滌有
滌在祖以薦王衷以荅神祐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
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裡金枝中樹廣樂
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陰明浮

燦沈榮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
按卽星驅扶輪遙興遠駕睢睢振振
潘安仁閑居賦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
展義奏鈞天之廣樂備十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
鳴鳴而並吹煌煌乎茲禮容
韓退之聖德詩乃以上辛
之壯麗而王制之巨麗也
於郊用牡

除于國南鱗筍毛筌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角騰擘圓
壇帖安大兵四羅旗常婀娜駕龍十二魚二雅雅霄升

于丘奠璧獻竿衆樂驚作轟隆
融冶柴焰噓呵高靈下墮云云
杜甫有事南郊賦練時
日就

陽位先是春官修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掌次閔邇邇
之則封人考埴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

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
无形澹然若有所聽旌門坡陀以前騫鼓騎反覆以相

經顏曾城之軋軋軼萬方之熒熒駟道端而如砥浴日
上而如萍制翠旄於華蓋之角轉黃屋於鈞陳之星地

回回而風淅淅天決決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
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聲明通於純
粹溟津為之根墻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
攫而黥蟻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鍛成陰
以結絡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縞屏玉軼以蠖畧人門行
馬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
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桐
而曉星落雲齒莖以張蓋春歲蕤而建杓簪裾斐斐罇
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
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
極主酒明水之尚越席疏布之則必取先於柏秣麴藥
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由是播其聲音陳乎節
奏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研礪既而脾膂挂胃榮燎
窟魂駘擘耆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泚
滌渺溟從淬雷公河伯或駘駘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

綸而曉曉執紼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
光倏歛祀事孔明於是洛池兮漫汗紆餘乎經營浸朱
崖而灑朔漠洵陽谷而濡若英玄澤澹峙乎无極殷薦
綢繆乎至精爾乃孤卿侯伯羣儒三老稽首曰臣聞燧
人氏已往法度難知大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以木
傳子虞夏殷周煥炳慈蕙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
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累聖昭洗
中祚觸蹶氣慘黥乎暗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陞
下撫紫極之將頽拾清氛於已缺鑪之以仁義鍛之以
賢哲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
為援高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
逮定寔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夫聖以
百年為鵲驚道以萬物為芻狗於是默然而徐思終將
固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
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為寶增休揚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而歸以

王荊公議三聖並侑劄子

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

以清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清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王荊公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為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為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瑩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祀神以黃琮瑑亦方也合祀天地為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

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為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為方壇壇之外為坎庶王荆公議不合燔燎劄子伏為北郊所祭皇地協古制

坎廔自來却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壇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觀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為廔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即无燔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廔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于神欲乞不候詳定諸壇壇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廔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祀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燎柴登煙祭皇地示埋廔蓋燔柴則升煙于上廔埋則達氣于下

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為瘞塹於神壇之士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為燎壇方一大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宋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塹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詩集嚴祀事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清途振華鑣圓丘

峻且坦前對南山標韓退之和李相降大君——太一天壇公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車龍鶴夜成羣春深玉藻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迴風入律四溟歌駐水成文十官不動旌旗下日

照南山萬樹雲
曹唐大禮詩

奉嚴蠲

端職恭瘞祀飭躬
符首節光風臨上年梁傳昭

敬明祀

惟皇
林騎肅穆虎賁弓王褒

星斗垂光

紫壇云云

欲識惟心從四海
天一曲引迴驚吳升

霜露凝感

儉動天引謝莊
公規盛

典

列聖
氣助升煙錢懿郊祀詩

靈囿仙遊

日月圓丘吉前

修祀事齋潔奉祇明
象魏盛典照蓬瀛
將之奇奉勅宿齋於上清館祥官詩

德澤恩光

傳警十門寂南郊絲仗迴
日雙開
施雲雨
變壙灰
閱兵貔武

振聽樂鳳皇來唐

龍常玉勒

舞風汎
霞浮
謝莊
龍駕鳳笙

五岳移
洲迴
陳弘
祥輝嘉氣

孝須三后配禮重一郊尊翠
羽來千仗鳴鏡下九關服維

周見盛樂自舜韶溫未酌羣靈墮先祠萬玉拜黃流凝
 夕裸紫焰亘宵燐星拱低宸幄雲回護帝轅
 月一決乾坤曠古歸鴻鏢玉生躍至恩欽
 惟齋恪志迎福在元元王岐公郊祀慶成詩
 靈光瑞霧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
 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仰御
 圜蒼蓋環觀海岳城北冥為朔易西極薄攬槍升燎
 一合迴驚瑞氣迎需雲遍枯槁解雨澤勾萌可頌非天
 德因歲亦下情民言知可酌帝謂本無聲節用因崇儉
 斷年在好生無心須格物克已自銷兵化國安新政孤
 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
 方士朝仙杖
 漢統千齡接
 野人耕東坡郊祀禮成詩
 德馨天自饗容侵古猶稽與衛勾陳北衣冠觀闕西雨
 先清道蹕寒避禮紳主一一官垣扶御主廟芝
 榘疊壁帝樂字連奎虛次尤祗慄懷親極慘悽珠梳依
 玉色蘭炬映璇題兩相初扶翼崇壇六降隣高靈森欲

墮諸福應如携燎夜壇三燭凌霜甲萬犀宗燔中寶酌
祕檢護金泥奉引星辰爛旋歸錦繡迷端門臨五鳳步
輦駐雙寬日照雲裳委風含綠萼低和聲翔四表嘉澤
浸羣黎盛事真寥廓微生荷獎提侍祠叨執爵著籍繆

通閭異寵何其報孤忠誓不睽裁詩獨愁
晚猶得並危驚張于湖賀郊祀慶成詩
吉土兆精禋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
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沾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

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
和氣洽人神歐陽永叔南郊慶詩
竹宮歌祀儀肅純

音帝樂清歲蕤飄華羽赫奕展華旌鳳邨光交覆鸞旗
色共明繡紛拂葩益輝映維綈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翺

舞名一
播遺聲歐陽公翠樵詩
靈祇攄景光君不見昔日西京
全盛時汾陰后土

親祭祠齋宮宿寢設厨供撞鍾鳴鼓樹羽旗回旌駐蹕
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崐煌
一煒燁

一一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
不可遊木蘭為楫桂為舟權歌微吟絳鷗浮蕭鼓哀鳴
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羣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
明動天樂无有千秋萬歲南山壽李倚汾陰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四

宋 謝維新 撰

祭祀門

祀太一

禮經考索

太一者五帝之君也其位尤尊於五帝記禮之說曰禮必本於太一則太一者果天

地四時之宗自漢人祠太一于甘泉而祀典始昉於此

事類具祀壇

漢武帝元鼎中上初郊雍有司曰五帝太一之左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遂郊

雍登崆峒幸甘泉令立時壇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
祠官等一太一一典士子郊拜太一朝朝日

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以雍郊禮有司言祠上有光祠
官寬舒等奏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一泰一一

以太一絳旗始用樂常以昏祠至明並前邨祀志

帝

祠於蘇林

太一又徽宗宣和三年四月
下詔立夏祠八角鎮並長編
裁定祀典
高宗紹興初
一一一每歲天

地宗廟社稷九宮貴神高禩等
定為大禮三十六朝野雜記
屈原東皇太一歌
吉日
今辰

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揚袍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竿瑟兮浩倡
靈僊蹇兮
校服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楚辭

祠五帝

禮經考索

帝本一也而有五帝之別或者以為五方之神夏商以前其禮不傳自周官太宰有

祀五帝之職掌故秦呂不韋作月令而四時於中央各名其帝焉春太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帝是以後漢緯書五帝之名有所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標怒黃帝黃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皆昉於此彼又為六天帝之說者是又加以耀冕寶云

事類彙編

太宰祀五帝則掌具備與其一祀五帝見前
百官之一一
周禮
同上

祠四帝

泰一 青黃赤白本紀

立北時

漢高祖乃一黑帝祠為一本紀

作五廟

文帝一渭陽一帝一立五帝壇從

廟同宇

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

氣若人冠冕東北神明之舍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
逆作一一同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廟

臨渭

帝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一一志

五帝即天

晉羣臣議一一

一一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名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
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

各設一座而已晉禮志

五郊迎氣

唐樂十二和一日豫和一一黃帝以黃鍾為宮赤帝以函

鍾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黑帝以南呂
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

壇祭五方

王仲丘言

正觀禮正月上辛祀感生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
於圓丘以祈穀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

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遼王王者必感
一以興故夏五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
感帝之祀正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偏祭五方帝
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事壇

廣四丈

唐一其一皆一一而高八尺者青帝七尺者以
赤帝五尺者黃帝九尺者白帝六尺者黑帝以

人帝配

唐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之
下東北七宿在西北勾芒在東南立夏祀赤帝

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祝融之位如青帝土王之
日祀黃帝以軒轅氏配鎮星后土之位如赤帝立秋祀

白帝以少昊氏配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黃帝立
冬祀黑帝以顓頊氏配辰星三辰七宿玄冥之位如白

帝並唐禮樂志以祖宗配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以五帝天惟
本朝仁宗皇祐二年明堂合祭

一神

皇祐二年孫奭建言一一一一以其至尊故有帝
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辟天王天子皇帝

各一神

天帝之神迭主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一一一也並長編

祭日月

附祭星 祭風雨

禮經考索

自虞書有禮于六宗之說釋者謂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是也厥後周人因之故

有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禮後世以來又有合日月五星而共為一祭者本朝沿漢唐之典禮以祭日月為中祀每歲春秋二分嘗命官攝事以行禮焉中興百年此禮不廢具在儀典

事類王宮

壇名記祭法也注

夜明

注壇名同上

朝夕

為必

於日春秋

祀一祀朝日於東郊一祀夕月於西郊月令

精意

禮于六宗注謂一以享祀也書舜

典祀典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

祈于

日月星辰記

崇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實柴祀大宗伯以

致牛柴主璧祀日月星辰同上未後三刻本朝真宗天

文參定夕月之禮按禮云從子至巳為陽

祭星幽榮也為榮域而祭之記祭法天宗乃祈來年

子一注天宗次祀肆師之次祀用牲幣吉禮一曰

星辰禮志奏黃鍾大司樂乃舞大韶歌大呂舞雲

禮歌南呂乃奏姑洗司命風師雨師兆四類

小宗伯一亦如之注星掌三辰凡以神位者司

辰運行无常以氣類為之位掌三辰凡以神位者司

祿司民

王扶官司民詔司冠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

命次司中次

中能上能

注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

次司中次

音台並

商主大火

陶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

晉卜實

沈

鄭侯有疾曰一為崇子產曰實沈參神也此不

之若君之身則出入飲食之事星辰之神又何為也左

曰靈星尸

高子詩絲衣

立靈星祠

漢詔郡國立靈星祠農祥也祠以牛漢書漢

配南郊不特

置壽星壇

開元勅宜令所司特祠靈星則

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通典

在大明壇

天皇太帝北辰

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係內宮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
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陞之間中宮市垣帝座
七公日皇帝席大角攝提大微五帝天子明堂軒轅三
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
差在前列其餘中宮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二等十二
階之間外宮一百五在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在內
壇之外已上
一唐禮志幣以方色
唐祀日月星辰五壺實昔

酒

以壺尊二
祀衆星並禮樂志

從祀星辰

本朝太祖南郊令司
天監定

上之

屈原少司命歌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
素華兮菲菲兮襲予大人自有兮

美子孫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
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
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書類備要外集

五

將兮九河衝騰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
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

九天兮撫芻星蛛長劍兮
攤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

祭風雨燎拴

實大宗伯以禋一祀風師而師注皆積柴
禮一醴馬或有玉帛燔燎以升煙周禮磔

狗

祭風神曰磔注今俗當大道中
云以止風此其象爾雅

西北郊

小宗伯
風師於西

兆雨師於

箕畢星

一星好風一好雨書洪範又大
宋伯注風師箕也而師畢也禮

戊

丑地

以丙戌日祠風伯於地以巳
丑日祠雨師於一用羊豕

東郊兆

東方青
大昊青

勾芒及雷公風伯于

圓壇外

師之屬後祭祀志
營祀風伯而

檢會

政和禮

孝宗朝朱文公南康申省狀自今春秋釋奠祈
報社稷及祀風伯雨師壇壝器服乞一一一

五 司空圖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

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恤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懷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羶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終悔竊為神危之奈何

韓昌黎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

搖幟而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上賜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醺之

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
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
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柳宗元雷塘禱雨文
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岩隈風馬雲車廟
馬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歛茲有靈爰以廟享神惟
有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往歲既早暵害茲生
長敢用昭告期于貽靈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涖政方
初庶無淫狂潔庶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
推推嘉生惟天之養豈使榮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
地奮響欽若成
功惟神是獎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

宋 謝維新 撰

祭祀門

祭社稷

禮經考索

敢問社稷何神曰土穀之神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祀之所以報本反始也按祭

法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愚以為非后土農棄之為社與稷也亦以其為有功於土穀特配之食焉爾是則祀社稷之始歷代至

今不廢者也然社稷之神一也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自天子至郡縣下逮庶人莫不通祭在國曰太社國社王社侯社在官曰官社稷在民曰民社唯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且廣五丈中夾數尺冒以黃土諸侯但用當方之色皆立樹以表其處仍別立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則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也此尊卑上下之等也若國有事則以君行視奉社主以從其名曰軍社國之亡也則屋之使不受天陽其名曰亡國之社此又出入存亡之別也然古者諸侯危社稷則當變置賢君毋使之祀及犧牲既成稟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社稷又不得不為之變置也此所以論古者社稷之大槩也天子諸侯大夫祭禮未暇論今考近代諸里祭儀則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社者各請齋一日於家正寢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炤於神樹之北座取足容於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稷深西北

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西南上設祝奉血豆
位於瘞坎之北南面祭器每座尊酒二并勺一以巾
覆俎一簋二豆二爵二簋二簋二祭日未明三刻烹
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掌事者以席入設社神
之席於神樹之下稷神之席於神樹之西俱北面質
明社以下各服其服社正以下皆再拜祝進跪讀祝
史曰維年月日某坊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
告于太社維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月日維
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稷神云太稷維神功協稼
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上饗云攷論至此
因怪今人祀社之意殊薄率爾而聚脩爾而散第與
醺飲無異求其如近代之禮影響不存又責之以報
本反始如古人之祭胡可得也此古人之所以年殺
屢豐而今人之所以飢饉荐臻早乾水溢之間作也
又得不思議其故乎

事類元日

仲春擇日謂二分前後戊日記

地利

先王祀社於國所以別地

利也故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焉

用甲

日一用日之始也並記

惟戊

吉日一注戊日社詩

春祈

載芟一籍田而一社稷也

秋報

良耜一社稷也並詩

泰社

王自立社曰一記國

社

諸侯為國立社曰一

侯社

侯自立社曰一

置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一達

氣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一天地之陰是故

獻功

社並記

南嚮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一於北牖下答陰之義

北牖

使陰明也

又見上

國右

凡建社稷

軍行

設一社奉以一並記

田祖

以御一神詩又田

主

設社稷之壇而樹之一周禮

田正

后土社稷一也左

血祭

祭社稷

禮犧齊

制幣一梁盛熙祈農祥仲春注祀社稷春土

賽秋成

仲秋注一神地道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親地

報地功

所以報本反始天子用事

五

祀本

社稷一左傳五色土海岱及淮惟徐州云云厥貢惟

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

戮于社

弗用命一遷其社湯勝夏欲一一不可作夏

立冢土

縣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云云應門將將通一一戎

而後出謂之宜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

宜冢土

武王子

夜祇懼云云一于一以爾有衆底

用太牢

成王改宅洛邑云云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注告立社稷之位一一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

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卜來歲社之日泚一祭亳社平

戎莒取郊獻俘始用人於亳盟周社陽虎又盟公及三社注以人祭殷社左昭十

于亳社菟軍實魯莊公如齊觀社注齊因祭妖神宋公

大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

祠之蓋殺人祓社釁鼓晉將會衛衛使祝佗從辭曰云而用祭並左

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一一視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注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

是殺牲以血塗鼓，鼓為繫祭社歸脤。天王使石尚歸脤，注：脤，祭社之肉盛。

以服器以賜同姓。鳥鳴于亳，甲午宋大災，襄三十社。

以松栢。哀公問：「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楸，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治粉榆。高祖初起

傳堂粉榆。四年詔：「變置社稷。」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云云。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犧牲，既成，築盛既潔，祭祀以時。除立社稷，漢高帝然而早乾水溢，則盡心下。

秦社稷。漢紀：「邑皆立祠。」漢高祖入關，或言周興而一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注有：「播種功令天下邑皆祠之。」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里各自裁。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

社祀志。月及臘祠稷以羊，甌民一社。

以祠制曰可注
隨祠具之豐儉

平分肉均

陳平里中社一
為宰一甚一

朔懷肉出

東方

朔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承旨日晏不來一獨拔劍割
肉謂其同官曰社日當蚤歸請受賜即一一本傳

作樂公社

燕為樂布
作社白帖

立石相社

石慶為齊相舉國皆慕
其家行不言而大治為

一一縣為公社

漢高令一一
春二月及臘祠社

有司請言縣常以
搜以羊牛四事

食

配官稷

漢樊遂於官社稷以夏禹
配一官社稷一一者

配食縣社

甄子然孝
行早卒北

海相孔融恨不及之言一一
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一一

又陵雲為浚儀
一一本傳

配食

郡社

宋登叔陽為汝陰令號神父遷潁川守市
無二價路不拾遺汝陰人配食於社本傳

取錢為

供

魏邢原根矩拾遺錢繫於樹因而繫之者逾多
原惡其惑眾明日乃一一以一社一也北六帖

伐樹

則移

晉阮脩宣子伐社樹或止之曰若社而為樹一應

嫗揮金

中興初有一一者生四子盡見神光照社試

賀瑀取劍

死三日蘇云上天入官府典房有印有

云得劍曰唯使鄰為罷社

魏王脩母以社日亡一里為

立社

崔郎民即其白氏帖

以戊日祭

大唐社稷亦於舍光

秋二時一太社太稷禮神之王蓋用兩圭有邸其

幣日用甲祭日之晨王

以吉亥祠

韋叔夏張齊賢乃奏

及尸皆服締冕通典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

籍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惟一神今先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五

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一孟春
一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
於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
文宗下教張文琮出為建
州刺史州尚淫

方色以異於太社唐禮志

文宗下教

張文琮出為建州刺史州尚淫

祀不立社稷一歲田畝卒荒或木之思乎神在于敬可
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木之思乎神在于敬可

以致禍於是始建祀場
民悅從之孔氏六帖

曹植社頌

是曰勾龍功著上古

德配帝皇實為靈生克明播殖農政曰社
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此字牛弘社歌厚

間靈方壇崇祀建以風露樹之松梓勾
萌既申芟柞伊始恭祈梁盛永膺休祉牛弘稷歌穀食

播厥有先尊神致何承天社頌社實陰祗稷惟穀先伯
潔報本惟虔云云

才子實曰勾龍陶唐救災決河疏江棄
以播殖作又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勲庸韓文公送楊少

尹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乎

詩集分胙

折俎一歸陳叔達

同宴

願為一社人雞豚一春秋韓愈

散香奠

椒蘭平酒

酌簋簋一陳叔達禮社

嘗春酒

步稌隨春風村村自花柳曰敬翁通社日邀我一杜甫

逾齊國

社柳宗元

尚想東方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

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一胡詠諧割肉歸杜甫

古基趾在

一社一神元稹

禮古

祭山川

禮經考索

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古者四方山林川谷丘陵墳衍原隰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六

皆曰神民之財用於是乎取辦者非此族不在祀典是則祀之不可闕者也有天下者秩而祭之歲徧及焉諸侯則惟及其在封內者非其地則不祭是亦崇德報功之義與尊卑上下之差也今攷其禮祭山林丘陵於四壇也祭川谷水泉於四坎也牲殺不同也圭幣各異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莫不有差也壇者靈之坎者沈之蓋以陰陽出入升降於地中皆順其性以含藏之也禮以義而起古人豈苟乎哉是禮也六經以前無間也自舜望秩于山川歷數千百年未之有改爰自秦人不師古始罷侯置守而後此禮浸廢惟於郊祀明堂僅見望祭焉及漢魏間則又遣官攝事至若守令或有水旱祈禱亦許通祭較以古禮非存一二於千百而然歟嗚呼舜其衰矣

事類歲徧

天子祭山川
一
一
祀祭山川

諸侯方
記曲禮

方望

天子有一
一事無所不

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公羊僖三十一年

嶽瀆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水

視諸侯諸侯祭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

丘陵

山林川谷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山林川谷一能出雲

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記祭法

霾沈

山川周禮

皮懸

祭山曰爾雅

望秩

于山

告至

至于岱宗柴注岱宗

旅祭

祭索旅平注秦蒙

又荆岐既旅注已言治功畢又

奠祭

注奠高山大川

莫不寧

山川鬼神

秩無文

咸新邑咸次第祀之不在禮文

者亦告所過武王名山大川並書

河謂已

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

之服也先戰夢一神一曰界余余賜汝孟諸之縻弗
致也其子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
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奠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
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
敗也左傳
二十八年河為祟楚昭王有疾卜曰一一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雖淖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史莫之知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哀六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僞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一一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于豳林不相能也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沈似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云云晉侯問或未之祀鄭
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昭元年
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
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一者一一用牲于雒晉侯使屠
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昭四年
有事於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
戎乎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臼棘津使祭史先一一一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注雄水名三塗山名昭十七年
用珪于河王子朝一成

一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繫
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玉定而獻之昭二十四年繫

玉而禱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一
一曰云云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

復濟唯爾有神裁之執玉而沈蔡昭侯自楚歸及漢
沈玉而濟襄十八年

而南者有若不祀泰山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大川定三年

使宛來歸枋一有事桑山鄭大早使屠擊祝款豎附
一一也隱八年

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有事不吉衛大早
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昭十六年

川一一信有事羣望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十九年立焉乃大一一于一而祈曰請

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子皆皆速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韋龜屬成然馬且曰棄禮違命旅於泰山季氏一一子謂冉楚其危哉昭十三年有曰女弗能救歟對曰弗能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先於惡池晉人將有事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語二

事一一遇暴風雨泰始皇除車道上封泰聞萬歲聲漢武

帝禮登中岳一有言一一三於是三持節以祠漢宣

百戶奉祠命曰崇高為嵩高也郊祀志帝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

自是五獄四瀆皆有常禮加禮以祭漢武帝詔曰河海皆使者一一侍一本紀潤千里其令祠官

修山川之祠為歲事
典——也本紀
用圭幣異
自殷以來名山五大川

山會稽山湘山水曰濟曰淮春酒脯為歲禱因津凍秋
凋冬寒禱祀其牲——牛犢各二牢具——也史記

以木馬代
諸名山用駒者悉——
以小女妻
乾暎子郭汾陽鎮蒲欲造

浮橋而激流毀堦公醉酒許——
生堦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

河濱親
歲時親祀
後魏道武立廟於常山上置侍祠乃

家翁
神白
西方助祭
帝有事常山——來——
褚無量言——開

元五年帝將幸東都無量上——
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並詔致祭本傳
歸

崇敬往
廣州監察御史彈之請望祭而還崇敬正色曰

君命豈有
畏邪遂一
阿馬婆奏
唐玄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

巫一見一云在路左朱翼紫衣迎候陛下又召阿馬婆

上至廟見神不韌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又召阿馬婆

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尋詔先諸岳封為金天王仍

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五十餘丈間大餘厚四

尺天下碑莫以太牢祠
慕容雋光元年常山得璧七

比也並六帖
十一光色有異後以為神獄之

命一
乘白驪告
上封泰山益州進白驪至潔朗

之前燕錄
豐潤俊奇偉異上遂親一之乘

順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休

息未久而有言一一無疾而殪上歎累之謚曰白驪將

軍命有司具櫬積疊石為墓墓在封
訪隱民還
言通仙

殯壇北一里餘子今存馬唐開元記

人不死術開元末太常卿常緇祭名
遺女巫禱
王嶼帝

山因一一一白撫已數百歲六帖

常不豫

太卜建言崇在山川璵一一一乘傳分迎氣日祭五鎮

一天下名山大川丑皆感服中人護領迎氣日祭四鎮

歲一祭各以五漲不得度高仙芝討吐蕃自安西紅疏

郊一一一仙芝殺深不能浮唐李綱濟為濟問今蓋濟水之力載

牲祭川深不能浮數石之舟廣不能橫一一一而曰

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命卿監詣開元十三年封泰

王班祀之意也並孔六帖命卿監詣山神為大齊王天

寶五載封中嶽神為中天王南嶽神為司天王北嶽神

為安天王六載河清封為靈源王濟清封為清源公江

清封為廣天公淮清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

山為神德公霍山為惠聖公醫巫閭為廣寧公八載又

封大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川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

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法王南廣利王西廣潤王北

惠澤王分一一一嶽清及名山一時令史檢視五嶽

備禮東冊祭其祭儀具開禮禮通典四清

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於兗州東鎮
沂山於沂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中嶽
嵩山於河南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北嶽
常山於定州北鎮醫巫閭於營州東海於萊州淮於唐
州南海於廣州江於益州西海及河
於同州北海及濟於河南禮樂志
遣官告祭
祀典列九州之鎮冠五嶽之雄朕夙承景貺恭展上儀
惟盼鑒之垂休乃紛綸而薦瑞宜增美號以報神休泰
山天齊王修飾廟宇祭器又封威靈將軍為炳靈公令
兗州加葺祠廟封太山酒泉廟為靈泠侯亭亭廟為廣
禪侯兗州郡縣天山廟為
靈巖侯各一致一
賜額靈源
貌像斯設凡所請禱答
加號金天
主純陰而成物介西
以勤誠宜一一曰一一
夏以奠方制不經塗崇壘在望西嶽金天王宜進號顯
一一順聖一一王遣鴻臚少卿裴莊詣祠致告

聖

四清之雄九河居要夙著浮沉之典式尊正直之神朕展采喬嶽致誠有異爰歷宣房之地緬懷列聖之

功

宜一一一靈源公遣左諫議大夫薛映加上帝號

往河中府比部員外郎丁頤言就澶州祭告

峻極之嶽上配圓宮聰直之神助司元化緬惟前代並

建王封自祗陟於神房洎親祠於吉壤精一之心克協

勝望之應沓臻惟彼蒿蒿超於衡服爰暨朔庭之鎮實

臨代北之區咸茂粹靈以絳黎歡是用昭升帝籙允答

神功今一一東嶽曰天齊仁聖一南嶽曰司天昭聖帝

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

帝仍各遣告詣嶽祠致告擇日備禮奉冊命翰林學

士李宗諤龍圖直學士陳彭年與禮官詳定儀注力

上后號

列嶽莫方配天作鎮寶憑幽贊至極欽崇其一

后北嶽帝靖明后中嶽帝以懿號薦朕還衡汾壤舍爵

正明后之一仍遣官祭告

賜大行歷代之文靡有不講百神之祭靡有不崇上以
答神禧下以揚盛則眷惟列獄賓輔柔祗設國一方盤
根千里向者裸它寢園望崧丘之峻極奉符鄒魯登名
岱之爵蒼祈穀魏睢涉大華之靈異恭——于獄

神

屈原歌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
兮宜情沛吾乘兮挂舟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
兮北征遺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承荃橈兮蘭旌
望淞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為余大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擢兮蘭棹
斷水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寒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
媒勞思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
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騁驚兮江皋夕弭節
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
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屈原歌湘夫人帝
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屈原歌湘夫人子

降兮北渚兮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華兮蘋中曾何
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忽兮
遠觀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
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溼間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
遊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桂棟兮蘭橈辛夷榻兮葭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榜兮
夕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以為芳芷葺兮荷屋綠之
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蕪門九疑續兮並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蹇汀州
兮杜若將以遺兮遠渚時不
韓愈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

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
在地其大剝缺考國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
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
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

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諷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諷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

以謀語辭脫辭之厄成辭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之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松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桶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

劉秩祭大濟文

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速播通四氣作紀一方

玄冬肇節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祠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攝幣之數故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

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蓮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酒不供。神不顧享。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拔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荒忽畢出蜿蜒地未享飲食闔廟旋鑪祥飈送飄旗森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摧工師唱和穹廡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露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因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

以弓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
皆旬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
八族用其才良而廢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
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十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也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
于旁帝命南伯更情不恭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
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人人致喜海嶺之陬
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
勿違公無違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柳宗元終南祠堂

碑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
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
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裴均
虔承聖謨初制祠堂乃徵上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
會祠下斬板輪礱柱礎陶甃甍桷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
進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摧茂期于豐

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勸而致和喜氣充溢拊蹈布野
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父野夫版尹僉曰蓋
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
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
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
華以距于闕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
出則珍珠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
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
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
入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逮及我私築盛無虞儲
峙用光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頌頌帝
力且宣神得永著終古辭曰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
泰寧祀典修飾禳祈榮霄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
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光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
道宣天休獲此利負萬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

額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
錫京擁其嘉休眷佑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
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耑夫
鮑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柳宗元湘源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

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
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
羨均節委積咸執積幸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
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擇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
嚴餐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辦立石于廟門之
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為子
而父免為婦而大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舊替上
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
茲川古有常典毆後戾孽慨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
刑有翼其躬有必其馨沈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淵懿

承聖舜妻堯女德刑協汭神位湘游揆茲有初克碩厥
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福椒馨是得肩子萬年
期保伊祐潛火燭孽此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
今羣吏告于君公康用積餘以就備功梓木負植載流
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庸繁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
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
南風濟濟湘水如舞將子允讎神聽鍾鼓歐陽公先河
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後海賦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
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
者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
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于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
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
而有目一則衆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
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國之所祝辭以設方祈紀地

之名用能綽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无文既秩榮經濟以領祠羣望既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于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祖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歡肇乎一奉推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為務亦猶丈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起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後然從之昇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

朱文公乞脩禮書狀

據禮諸侯祭名山川必務其本

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旱疫厲之災於是乎崇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為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

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傳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榮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先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於祭社儀禮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詩集秩禮自百王

吹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南嶽配朱鳥—————祝融五峯尊峯峯次

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來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杜望嶽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

宋 謝維新 撰

祭祀門

明堂

禮經考索

明堂者布政之宮也自周公宗祀文王配上帝於此而後明堂之祀舉焉更秦歷漢

此禮幾廢明堂月令僅存耳蓋至於武帝有公玉帶者以圖上於是始作於汶上如帶圖然乃祠泰一五帝用高祖配焉殆髣髴周人意也東都在國之南自後魏晉以涉宋齊梁陳隋唐制度各有不同我朝承

五季之陋至仁考始以大慶殿為明堂而舉嚴父配天之禮於秋之季辛每三歲一行矣是則明堂宗祀

之說也

事類明庭

黃帝接萬靈於一殿四面九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帝其制中一殿西南入

宮垣為復道上有樓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以拜祀

五府

唐虞祀五帝於黃曰靈府亦曰文祖

青曰神計白曰曰明統黑曰元拒清廟諸侯率以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

祀之清廟則曰我將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云云

詩宗祀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夏居明堂左

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曰某日立夏盛德在大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歲祠武帝

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記月令歲祠帝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於是作明堂汶上及是修封則太一五

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明年冬至日祀上

帝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泰元神筭周而復始前郊

志營北郊光武中元二年明堂如南郊明帝永平二年春祀

帝樂並一祀光武光武營立明堂顯宗行其禮宗一

一並郊祀志一祀光武光武營立明堂威儀盛美矣後禮樂

志祀文皇晉武帝宗一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晉明

人理故配以追考郊堂兆于汶上肅宗元和二年祀五

位居然異體牲牢晉禮志于汶上肅宗元和二年祀五

又安帝延光二年祀汶于學南南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上明堂如元和故事起明堂一國一之丙

己之位
本紀
通神靈
牛弘議明堂者一
地出教化崇有德禮儀志
感天
直丙己
中唐

宗將大享明堂陳貞節惡后所營非古木不鏤土不文
之制與馮宗上言明堂必一一以憲房心布政太微
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王所以布
政故改殿作堂徹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誑以為神靈
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初殫用極侈詭
穰殿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
擾是所謂不可
放物者也六帖
告朔迎氣
王方慶言舊制天子歲入明
堂者十八享一一十二四
時一一四巡
守歲一同上
布政祭天
魏證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
有一一之宮上堂為一一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
高下廣袤之規九筵丈尺之制則隨時立法因事制宜
同
上
為大享祭
仁宗皇祐二年文彥博一
明堂一三卷長編
修會慶禮
哲宗
元祐

四年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之盛——將俾文武稱
慶封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闕左將來明堂禮
畢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報本教民**神宗元豐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詔**報本教民**年御札具嚴
昭事用伸——之誠明**報本寧親**徽宗政和七年御札
示有尊兼廣——之道**報本寧親**相方視址於國之陽
面勢飭材循周之舊哀對四時之序甄陶二氣之和連
鄉重簷脰合六經之墜緒方與圓蓋是興萬世之閑摹
賓筵五府之中祇薦九州之味具伸——**哀對陟配**仁
斯昭萬寶之成誕示——以教諸侯之孝**哀對陟配**宗
皇祐二年赦制洪惟事天四祭而上辛雩禘間或躬行
奉郊三年而天神祖宗須崇並侑唯時總章未展嚴報
洽酌舊章參求博議——二靈——三后賓以太微之
坐陪以赤縣之祇幣玉普登精純咸薦四海來職六樂
且修越前款於琳**躬祠嚴配**嘉祐七年赦制高惟上帝
宮復祇裸於清廟**躬祠嚴配**之稱非——不足以昭乎

虔聖惟文考之尊非一不足以盡乎孝於是備法物
之駕服大冕之章格靈埃於真庭款清光於大宇還祇
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迺神光陸離獨盡遵禮典皇
於薦屯之夕嘉氣休異被於欽柴之時

二年詔一一一凡乘以伸昭事政和七年明堂御札
與服御諸令裁減之以伸昭事手詔欽若昊天率見

昭考將來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循仁祖規寧七年
移於大慶文德殿一一一之義

赦遠述周公之志近一一一之哀對上帝將用皇祐
以示民之有尊賓延五精不忘報祖之由出

典哲宗元祐二年蘇轍乞詔熙烈祖典哲宗元祐六年
今後明堂一一一禮御札卜用秋抄

哀對天明以儀式刑文考之昭事上帝神宗元豐三年
謨以維清緝一一一之赦乃涓路寢之

室以度崇堂之筵諏季秋之靈辰備庶物之美報駕齋
輅之潔建鸞旗之華被袞冕以款琳宮執鬯圭以裸清

廟遠登陽館之陞大奏我將之詩文物架庭而輝煌壁
玉爛席而華絢————克禋克祀而精意通燕及皇
天如幾如式而美祥下悽然
涼露之感肅然榮光之臨
靈承一天 赦維茲肇禋屬
予訪落欽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
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
公其人嘉與四海————革顯慶之並尊隆永徽之
專配奉壘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
之既右烈考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
詎勝悽愴之意儼然出戶如聞歎息之音秩祐春我思
成侍臣助
帝親並饗 元祐四年赦肆我昭考稱秩彝祠
予測楚
期戒衆先甲端誠始欽崇於真館旋備物於大庭作主
有神————真匏及贊薦暨裸以交行一純格
而高明歆四氣
明靈昭格 徽宗大觀元年赦禮緝熙豐
和而諸福應 之討論樂用崇觀之制作雖

廣筵猶因乎路寢而均律已得乎中聲朝獻殊庭裸將
太室還登陽館之陞大奏合宮之歌駿奔之多士秉文

顯相之羣公咸一
祝嘏並告乎孝慈風采胥來而貽馨
命工倅圖
政和

五年明堂制度御筆手詔永惟嚴父享帝之禮尚闕未
備取考工記所載考其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

不備具
置司建立
朕萬幾之暇取夏后氏益五室之度以

九尺之筵兼三代之制黜諸儒之臆說享帝嚴父聽
朔布政於一堂之上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同上增

元豐光
徽宗政和七年赦四海會同用繼皇祐肇基之
志五位時序益

之辭備樂奏
熙寧位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言合祭吳
於修之律
天上帝祇於明堂奉太祖太

宗配
從祀位聖政
設
稽紹興制
孝宗稽皇祐
黎明肆赦

孝宗淳熙六年大享己巳齋宿霖雨交作辛未行禮月
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人情熙然詔
禮儀祀物悉皆如故凡

班固明堂詩

於昭明明堂明堂孔
陽聖皇宗祀穆穆

乘輿服御一切減省

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
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永懷多福李白明堂

賦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
時締構之未輯痛感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

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
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伊唐
皇天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
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耀而太階
平虹蜺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
極綴蒼昊之類網淳風沕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
哉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統錫羨神休旁
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

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
於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
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義和練日經之
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
泉攢雲梁瑩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
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永固
兮始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腫臃乍
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巖陡類沓若鬼若業似天
間地門之開闢爾迺劃岑客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
百王以垂勲燭萬像而騰文穿恍惚以洞啟呼茲品而
傍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
黃道宕蕘乎紫微絡鈎陳以繚垣闔閭闔而啟扉崢嶸
曾竊聚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
泓黃河根瀨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廊遠則標熊耳以
作揭谿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
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

鼓蕩星日之所任，托挈金龍之蟠蛻。挂天珠之碑砢，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輒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岷岫以奔附。城闕巖岑，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擷葉葢以儻滌。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扃。橫以武庫，獻房心而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探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拓。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其霞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鳥轉影而翻入，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堂，晃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駸，星錯波沕。颯蕭寒以颼颼，窺陰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闌聯縣。飛楹磊砢，走拱黃緣。雲楣立炭，以橫綺綵。栢攢藥而仰天，皓壁畫朗朱甍。晴鮮蘋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煌。煌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聚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跨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

潛蚪登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玉女攀星於
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窓艷翼而
銜霓扶標川而罔足擬跟桂而罷躋要離歛曜而沮積
精視氷背而中迷亘以復道通乎掖垣坐入西樓是為
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崿崿彤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
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闢青陽啟總章廓明臺而
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闡
閭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延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
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蚺螺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燁掌
火招搖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推陰坤斗王土據乎其心
若乃熠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
動瞪眙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咸政興滅表賢示愚
於是天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
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旁
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於瓘

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燐煌燐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
籍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
瓚獻琛帛顯昂俯倣儼容疊跡乃絜蒞醴修築威奠三
犧薦三牲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
轉張鈞天之鏗鉤孤竹代奏空桑和鳴畫六變齊九成
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
寘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飡元氣
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於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
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吮聒乎區寓駢闐乎闕
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
乃目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
與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班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沉
珠早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
於郊桑棄耒反木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
缺缺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穠穠
巡陵於犄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封岱宗而祀后土

掩栗陸而包陶唐遂邈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
瀣之精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華胥之故鄉於是元
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
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經
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
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
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闕兮龍從鴻濛
搆瓊材兮偃蹇塊塤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
奕日噴風雷宗祀肸鬯王化弘恢鎮八荒兮通九垓四
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
千祀兮王臨川郊宗議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悠哉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
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
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
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
與人道辨冬日至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

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于園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之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過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過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偏於天之尊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偏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為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

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王臨川明堂樂章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
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辟公來相其成神既歆止有聞維馨錫我休嘉燕及羣
生右歆安之曲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
配樂酌雲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
皇東暨右皇帝還大次憇安之曲

詩集六變舞雲門

韶冕相輝映珩珮自相喧香浮鬱金酒煙裊鳳凰尊四圭邸蒼玉一一

孝元 梁 九筵嚴太室

辰火天文次皋門路寢閤奉親昭孝德惟帝享精誠禮以三年諦時

因萬物成一一一一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
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接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
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
休明歐陽永叔明堂慶成

雩祭

禮經考索

雩之為祭為旱設也三代以前經不之見自周禮地官有舞旱暵供雩斂之事則雩

祭之名於此始見厥後春秋之季多有非時而舉者秦漢以來遇旱則舉惟唐則獨詳焉本朝承唐之季

其禮典大率踵唐之制云

事類皇舞

舞師教一禮一歌齋紫門用一注旱暵甘瓢去抵為樽雩斂稻人

供其一一注旱暵之事雩紫門用一注旱舞女巫一暵旱備魯僖

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一龍見而雩也修城郭敗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左

注蒼龍得雨雩穀梁不雨毛澤未盡人力未竭古人重

見己月請請道去夏大雩月令仲一用盛樂乃命百縣秋

讓同上雩祀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記

大雩

不時也左書

巫禱雨

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

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巫接神歲旱魯穆

從之注巫尪女也主祈一請一者公召縣子

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注一閉

主一亦覲天哀而雨之周禮女巫早暎則舞雩記

諸陽立春至立夏雨澤若少社稷公卿官紫諸門雨則

京城一別三日每日常一紫不止祈山川嶽鎮海瀆

三日止祈社稷宗廟若州縣則紫城門及境內山川

不已唐祀圓丘開元中典章差駁王仲丘欲合正觀顯

六典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

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天

帝也乃天別號于一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禮圓
與月令合而正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祀皆用詔可

丘顯慶于一正觀于一正元德宗一十三年

並同聚巫以禱馬璘拜行營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

之明日雨是歲與覲對舞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

大穰白六帖造土龍自一巫一一彌月

不應帝使毀土龍減膳牲用方色武德定令每歲孟夏

節用既而靈雨孔六帖雲祀昊天上帝于國

丘景皇帝配一蒼犢二五方上帝五龍行雨法本朝

人帝五官並從祀用一犢十通典真宗

咸平二年早魏初上雲柳宗元禁門文惟神配陰舍德

禮五一一之一長編司其翕聞能收

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麴麥野夫興憂官守增

惕諸陰既閑休證未獲敬用瓢齋以展周索納其雲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

十

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本集

蜡祭

禮經考索

蜡之為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有功於人者皆求其神以享報之也是禮也始

於伊耆氏堯下迨於周始詳之秦漢而降此禮浸廢矣惟先農之祀僅存焉蓋至於唐復於南郊行之然已皆非蜡之時矣我朝臨祭雖其時則似矣而較以古人索饗之義又非也是豈宜於古者果有不便於歟今

事類彙編

大宗伯以一一祭四方百物注索饗歲十二月合聚而饗之謂饗及蜡祭也周禮索饗

萬物而一一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

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
田豕也迎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
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
終也葛帶榛杖喪般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記

致鹿

羅氏一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祭

禽

命有司修一之禮註謂祭草服黃衣黃冠而祭息田
先蜡日獵禽獸以供蜡祭草服黃衣黃冠而祭息田

也記**草笠**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祈穀季冬天
侯貢屬焉一而至尊野服也

百神於南郊為來

謹財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
年一於天宗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始蜡**伊耆氏一**祭蜡**周
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國一一則吹豳頌擊土

仲尼賓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
鼓以息老物白氏帖

而歎仲尼之
子貢觀
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
祭竈神
宣帝時陰子方嘗臘日

澤非爾所知也並記
再祀之以黃羊家
遣獄囚
元康初王長文試江源令縣

至巨富搜神記
見誘慰時遇臘晦皆歸家先有繫一之謂曰
教化不明使汝等如此長文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之

上下善相憐樂過節還當為汝思他理郡吏惶
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死不感恩華陽國志
祭百神

在壇東五官田峻各在其方水墉坊各在其方壇下后稷
唐禮

致百物
自伊耆氏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志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

以報之樂以黃耆土鼓夏后氏更名曰嘉平殷更名曰
清祀周因之復名曰大蜡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春官宗伯以飏辜祭四方百物禘之神有八一日
先禘二曰司禘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曰禘虎六曰防

七日水庸八曰昆蟲索
鬼神而一一通典
寅日祭
南季冬一禘一禘
郊大明用犢二籩豆

各四簋俎簋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
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畷五岳

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
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

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庸坊郵表
畷猫虎及龍鱗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

籩豆各二簋簋俎各一
禘祭百八十七座唐通典
戊日祭
本朝太祖建隆四年
和峴言聖朝以臘前

七日蜡恐不應於禮請依開
元故事蜡臘同用戌日長編
定禘儀
高宗紹興十九
年一聖政柳

宗元禘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
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

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
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
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
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享乎吾不可得而知也
是其誕漫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
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愾冥
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
者也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
言則旱乎水乎虫蝗乎厲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
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虫蝗
乎厲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此乎奢貪乎
疲弱乎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
不知也不明斯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
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
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
欲知某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

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曰苟明乎教之道
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
亦足
悲乎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